

皇清經解

皇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一十六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第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注〕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謚也公者國人

尊君之稱也文公於當時尊敬孟子問以古道猶衛靈公問

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

〔疏〕

〔注〕滕文至題篇○正義曰春秋

書地理志沛郡公邱注云故滕國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師古云左氏傳云邾雍曹滕文之昭也系本亦云錯叔繡文王子此志云懿王子未詳其義春秋釋例土地名云沛國公邱縣東南有滕城世族譜云自叔繡及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滕矣周書謚法解文之謚有六一經緯天地二道德博聞三學勤好問四慈惠愛民五愍民惠禮六錫民爵位又云施為文也乃宣公嬰齊之孫昭公毛伯之子文公繡亦謚文公名與叔繡相犯而孟子之文公又復謚文未可考也爾雅釋詁云公君也國君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公之爵最尊自侯以下國人統

稱爲公是尊之也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

舜注文公爲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滕

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

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以後世避諱

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

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

失仁義之道欲勸勉世子也

疏滕文至孟子○正義曰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公羊傳云

君存稱世子注云明當世父位爲君僖公五年春晉侯殺其

世子申生夏會王世子于首戴公羊傳云世子貴也猶世世

子也禮記喪服小記注云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也是時滕

定公在位故文公稱爲世子則其之楚是君命之也閻氏若

據釋地續云余向主孟子游宋當在慎靚王三年癸卯後宋

稱王故也是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泗上十二諸侯者宋魯滕

薛邾莒在淮泗之上國滕南與楚鄰苟有事於楚一舉足則  
已入其境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過宋都乎過宋  
都者以孟子在焉往也如是反也如是不憚假道於宋之勞  
其賢可知周氏柄中辨正云頃襄王二十一年始徙都陳是  
時楚都於都在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十里宋都商  
邱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滕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  
十四里自滕之楚而取道商邱路稍回遠謂非迂道固謬謂  
一舉足卽入其境亦未明悉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  
孟子去齊居休旋歸於鄒年六十餘矣聞宋王偃將行仁政  
往游焉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來見蓋孟子嘗以齊  
卿出弔於滕稔知其賢故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正義曰孟子生平之學在道性善稱堯舜故於此標之太史  
公以孟子荀子合傳乃孟子道性善荀子則言性惡孟子稱  
堯舜荀子則法後王其言云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  
必失而喪之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  
之也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此駁孟子道性善也又云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  
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此譏孟子稱堯舜也爲荀氏之  
學者調和而文飾之云孟子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  
苟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僞卽爲也乃作爲之爲非  
詐僞之僞孟荀生於衰周之季閱戰國之暴欲以王道救之  
孟子言先王荀言後王皆謂周王與孔子從周之義不異也



按孟子之學述孔子者也孔子之學述伏羲神農堯舜文王  
周公者也陸賈新語道基篇云先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  
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  
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白虎通暢其說云古  
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不能  
覆後臥之誥誥起之吁吁飢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  
衣皮葦於是伏羲觀象於天俯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  
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繫辭傳云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  
之情神明之德即所謂性善也善即靈也靈即神明也荀子  
云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  
是也人如此禽獸亦如此也荀子又云今人飢見長而不敢  
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  
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正人性之  
善之證也而荀子乃以爲性惡之證焉試言之人有男女  
猶禽獸之有牝牡也其先男女無別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  
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  
矣以此教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善人  
知之則人之性善矣聖人何以知人性之善也以己之性推  
之也己之性既能覺於善則人之性亦能覺於善第無有開  
之者耳使己之性不善則不能覺己能覺則己之性善己與  
人同此性則人之性亦善故知人性之善也人之性不能自  
覺必待先覺者覺之故非性善無以施其教非教無以通其

性之善教卽荀子所謂僞也爲之而能善由其性之善也如鳥獸則性不善者也故同此飲食男女嫁娶以別夫婦人知之禽獸不知之耕鑿以濟飢渴人知之禽獸不知之禽獸旣不能自知人又不能使之知雖爲之亦不能善然人之性爲之卽善非由性善而何人縱貪饕殘暴而人之食不可爲已爲人之妻固心知之也人縱貪饕殘暴而人之食不可爲已之食固心知之也是性善也故孔子論性以不移者屬之上知下愚愚則仍有知禽獸直無知非徒愚而已矣世有伏羲不能使禽獸知有夫婦之別雖有神農不能使鳥獸知有耕稼之教善豈由爲之哉文學技藝才巧勇力有一人能之不能人人能之惟男女飲食則人人同此心人不能孝其父亦必知子之當孝乎已不能敬其長亦必知卑賤之當敬乎已子讓食於父而代勞於兄此可由教而能之所謂爲之者善也然荀子能令鳥讓食乎能令獸代勞乎此正率性之明證乃以爲悖性之證乎故孟子之道性善由讀書好古能貫通乎伏羲神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而後言之者也非荀子所知也義農之前人苦於不知旣人人知有三綱六紀其識日開其智日深浸而至於黃帝堯舜之世則民不患其不知轉患其太知許氏說文解字叙云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蒼頡初造書契是知黃帝之時民情飾僞矣於是堯舜時有靜言庸違象恭滔天之人於是有方命圯族之人當義農之前人苦於不知故義農盡人物之性以通其神明其

時善不善顯然易見積之既久靈智日開凡仁義道德忠孝友悌人非不能知而巧僞由以生奸詐由以起故治唐虞以後之天下異於治義農以後之天下夫謀而能言以方自命善也而實則庸違滔天圯族績用弗成朝士如是庶民可知固義農以來所未有亦堯舜以前之人所未知故聖人治天下之道至堯舜而一變繫辭傳云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又云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堯舜以變通神化治天下不執一而執兩端用中於民實爲萬世治天下之法故孔子刪書首唐虞而贊易特以通變神化詳著於堯舜孟子稱堯舜正稱其通變神化也荀子云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此正不知通變神化之道者也夫通變神化之道堯舜所以繼義農而開萬世故稱堯舜欲天下後世法其通變神化不執一而執兩端以用中於民非徒以其揖讓都兪命義和咨二十二人之迹也若云法後王後王無定之稱也荀子固云有治人無治法矣治人卽能通變神化之人也後王而如是則是能法堯舜者法後王仍法堯舜矣故稱堯舜卽法後王之能通變神化者若但云法後王則後王不皆能通變神化如堯舜其說爲謬矣蓋孟子之稱堯舜卽孔子刪書首唐虞贊易特以通變神化歸於堯舜之意也又非荀子所知也孟子學孔子之學惟此道性善稱堯舜兩言盡之提其綱於此篇之首其後申



言之可按而得也。○注古紀至公也。○正義曰漢書藝文志春秋二十三家有世本十五篇注云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此云古紀世本是也禮記檀弓邾婁考公之喪注云考或爲定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定成也隱公五年穀梁傳云考之者成之也是考與成字義皆通此考公所以爲定公也翟氏灝考異云春秋傳成十六年夏四月滕文公卒滕之先君已有謚文者後世不應犯同信乎文非本謚而但以行文德稱也同時魯文公見於史記在世本乃云湣公宋康王見於國策在荀子乃云獻王微弱之國垂至於亡故臣民各懷舊德私謚不獨一滕君矣趙氏佑溫故錄云滕文公爲周末第一賢君孟子深取其入故一見卽舉生平所得於聖教者教之惜其國小而偏終以不振至今廟食在滕猶與鄒國鄰並相望誰謂賢愚千古知誰是也注據古紀世本以文公當元公宏則文公名宏然元亦文之譌耳未必旣謚元又謚文也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注從楚還復詣孟子欲

重受法則也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注世子

疑吾言有不盡乎夫天下之道一言而已惟有行善耳復何

疑也疏

夫道一而已矣。○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孟子答公孫丑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

拙射變其穀率言不因人之聖智不若堯舜文王有二道也  
蓋才質不齊有生知安行有學知利行且有困知及勉強行  
中庸曰及其知之一  
也及其成功一也  
成颺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

吾何畏彼哉注成颺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

丈夫耳我亦能爲之何爲畏之哉疏注成颺勇果者也○正義曰音義云颺古覓切

一音閑古覓切是颺字說文云戴目也江淮之間謂眊曰颺  
王使人颺夫子是此字也音閑則當作颺說文云颺很視也

齊景公之勇臣有成颺者廣韻云颺人名出孟子段氏玉裁  
說文解字注云成颺淮南子齊俗訓作成荆颺爲荆猶考工

記故書顧或作輕也按淮南子齊俗訓云孟賁成荆無所行  
其威注云成荆古勇士也漢書廣川王傳其殿門有成慶畫

短衣大袴長劒師古云成慶古之勇士事見淮南子成慶卽  
成荆戰國策趙策鄭同云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鮑彪注

云荆成荆史記范雎傳云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  
死集解引許慎云成荆古勇士荆慶颺古字通也趙氏以彼

爲尊貴者蓋指景公言  
卽所爲無嚴諸侯也  
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

亦若是注言欲有所爲當若顏淵庶幾成颺不畏乃能有所

成耳又以是勉世子也

疏注欲有至子也○正義曰趙氏以舜何人也子何人也二句爲顏淵

之言有爲者亦若是乃總上成覿顏淵兩言爲孟子勉世子之言經文是字指顏淵庶幾成覿不畏鹽鐵論執務章引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亦不連下句近通解以有爲者亦若是爲顏淵之言謂有爲者亦如舜

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注公明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

公言其知所法則也

疏注公明至則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祭義云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爲孝乎注云公明儀曾子弟子儀學於曾子而得聞其道當時稱賢者故子張卒乞其爲志孔穎達謂是子張弟子則注無文也趙氏言師文王信周公下云言其知所法則則是知法文王周公兩人

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注滕雖小其境界長

短相補可得大五十里子男之國也尙可以行善者也

疏今滕

至善國○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墨子非命篇云古者湯封於亳絕長繼短方地百里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戰國策韓非說秦王曰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又莊辛對楚王曰今楚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絕長補短



乃當時通言故諸俱言之周禮醫師疏引孟子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而謂之云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猶可以爲善國乎以此爲文公問辭按趙氏不以爲問辭賈氏未知何本當有誤也○注可得大五十里○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將大也趙氏以大釋將故云大五十里廣雅釋詁云方大也大五十里卽方五十里也書曰若藥不

瞑眩厥疾不瘳注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憤亂

乃得瘳愈也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疏正義曰國語楚語

云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恐余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津水用汝作舟若天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賈逵唐因皆以武丁所作書爲說命韋昭曰非也其時未得傳說聲按以余正四方云云不類尚書之文蓋是自公子張說武丁求傳說之意若金以下則皆命說之辭孟子滕文公篇引若藥不瞑眩明稱書曰自是說命之文矣按說命三篇今古文皆無此云通篇未知所屬也音義云瞑眩莫甸切下音縣又作眠眊音同周禮天官醫師聚毒藥以其醫事注云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恒多毒孟子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方言云凡



飲藥傳藥而毒南楚之外謂之痢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癰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瞑或謂之眩自關而西謂之毒韋昭注楚語云瞑眩頓督攻已急也金匱瘧溼喝病脉篇白朮附子湯下云一服覺身痺半日許再服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如冒狀卽頓督也一服再服三服都盡藥乃充滿而得此狀故喻仁當精熟德惠乃洽史記司馬相如傳大人賦云視眩眠而無見兮漢書揚雄傳甘泉賦云日冥晦而亡見凡冒者眩亂目視不明憤亂亦猶是也毛詩鄭風云胡不瘳傳云瘳愈也方言云愈或謂之瘳

章指言人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庶幾不倦論語

曰力行近仁蓋不虛云

疏人當至虛云○正義曰阮氏元按

力行近仁論語無此語是禮記中庸篇趙氏以爲論語文之誤也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

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注定

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大故謂大喪也

疏然友世子之傳也

○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傳相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是世子有傅相也○注大故謂大喪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君無故玉不去身注云故謂災患喪病周禮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注云故謂凶裁然友之鄒

問於孟子

注凡履期者傳云斬者何不緝也齊者何緝也注云

年以下皆用疏衰故趙氏以齊衰釋齊疏也襄公十七年左傳云齊晏桓子卒晏嬰羸縗斬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禮記雜記云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注引晏嬰羸衰斬以証云言已爲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羸衰斬者其縗在齊斬之間謂縗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羸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羸衰斬枕草矣其爲母五升縗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縗而五升平惟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亦勉人爲高行也按斬衰不稱疏齊衰以下乃稱疏此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士旣降於大夫則斬亦用疏此晏嬰用士禮所以稱羸衰斬也孟子言未學諸侯之禮則所言乃士禮其稱齊疏內原包有斬衰孟子言齊疏猶會申言齊斬耳孔氏雜記正義云士與大夫爲父異大夫以上斬衰枕草士則疏衰枕草是也檀弓釋文云饋本作飭是飭饋字通說文食部

云饘糜也同謂之饘宋衛謂之餐又獨部云鬻鬻也重文餼  
飢健又云鬻健也鬻健也爾雅釋言云餼饘也餼即鬻粥即  
鬻劉熙釋各釋飲食云糜煮米使糜爛也粥濁於糜粥粥然  
也蓋今俗以整米煮為粥粉米煮為餲古之饘即今之粥古  
之粥則今之餲饘為糜飢為粥而糜亦通稱餲粥亦通稱饘  
趙氏釋飢為糜粥則粥之情而稀者異於餲之濁而膏者是  
飢宜為饘也趙注飢糜粥也汲古本作糜孔本作饘音義  
出饘云字亦作饘音義與糜同按說文有饘字無饘饘字然

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  
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注父

兄百官滕之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年滕魯

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

也疏

定為至之喪○正義曰毛氏奇齡贖言云滕文公問孟

子始定為三年之喪豈戰國諸侯皆不行三年喪乎若  
然則齊宣欲短喪何與然且曰吾宗國魯先君不行吾先君  
亦不行則是魯周公伯禽滕叔繡並無一行三年之喪者往  
讀論語子張問高宗三年不言夫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  
然遂疑子張此問夫子此答其周制當必無此事可知何則



子張以高宗爲創見而夫子又言古之人其非今制昭然也及讀周書康王之誥成王崩方九日康王遽卽位冕服出命令誥諸侯與二年不言絕不相同然猶曰此天子事耳後讀春秋傳晉平公初卽位改服命官而通列國盟戒之事始悟孟子所定三年之喪引三年不言爲訓而滕文公奉行卽又曰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是皆商以前之制並非周制周公所制禮並未有此故侃侃然曰周公不行叔繡不行惇先祖違授受歷歷有辭而世讀其書而通不察也蓋其云定三年之喪謂定三年之喪制也然則孟子何以使行商制曰使滕行助法亦商制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羣然駭怪孟子去孔子之世未百年而當日之習尙如此則其泯焉廢墜豈一朝一夕之故哉余嘗詳考左氏傳而知天子諸侯喪紀已廢絕於春秋時無疑也蓋自周道陵遲皇綱解紐有以諸侯不奔天子之喪不會天王之葬而甘僕僕於晉楚者矣有以天子貧乏不備喪具至七年乃葬於魯求購求金甚至景王三月而葬以天子而用大夫之禮者矣逮子朝作亂王室如沸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而周天子之禮遂亡列國不守侯度其侈者如宋文公之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儼然用王禮而苟簡不備者如晉欒書以車一乘葬公於東門之外齊崔杼葬莊公四翼不蹕鄰封不與知公卿不備位魯號秉禮而葬昭公於墓道之南檀弓載孟敬子之言明知食粥爲天子之達禮而居然食食其餘列國尤放肆



不軌由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而諸侯之禮亦亡孔子以大聖人而不得位退與門弟子講習於杏壇之上故孺悲曾學士喪禮於孔子而天子諸侯之禮無由釐正三傳之所記僅存什一於千百至孟子時有士之君覲焉人面以三年之喪之達禮而怪駭爲不經杞宋之無徵豈獨爲夏殷之禮嘆哉○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正義曰閻氏若據釋地續云漢梅福有言諸侯尊宗如淳曰尊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其舊爲宗子之事也蓋大小宗法大夫士有之諸侯則絕

孟子歸在鄒也

疏注孟子歸在鄒也○正義曰孟子蓋自宋歸鄒也史記正義云今鄒縣去徐州滕縣

四十餘里蓋往反不過大

半日故可問而後行事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

也注不亦者亦也問此亦其善也

疏注不亦至善也○正義曰亦重也世子本善今

又問此不重見其善乎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

謂孝矣

注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曾子之從禮

也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

疏注曾子至之也○正義曰曾子之言見論

語爲政第二乃孔子對樊遲之言故云傳孔子之言也翟氏

灝考異云四書辨疑言曾字本是孔字蓋後人傳寫之誤按